



宅女^{II}

云狐不喜◎著
Zhai nv zai Gudaihougong de
Xingfu Shenghuo

在古代后宫的 幸福生活

后宫真是一个可以随时YY美男加宅的好地方啊，
她真想就此宅死算数，
却终逃不过这华丽宫廷中一只折翼之鸟的命运。

■ 华文出版社

I247.5/1568

:2

2008



宅女^{II}

云狐不喜◎著

在古代后宫的
幸福生活

Zhai nv zai Gudaihougong de
Xingfu Shenghua

■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宅女在古代后宫的幸福生活 / 云狐不喜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5075-2285-3

I. 宅... II. 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539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总编室 58336216 责任编辑 58336259

发行部 58336268 5833627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凯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430 千字 印张 16.25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

ISBN 978-7-5075-2285-3

定价 (全二册): 46.00 元



001.chapter 05. 带着第三者归航

061.chapter 06. 于是便同心暗结

133.chapter 07. 终焉

235.外传・萧然渡

247.后记



chapter 05

带着第三者归航

Zhaiyu zai Gudaihougang de
Yingfu Shenghua

Vol.22

皇帝大狗在撒娇

海棠和萧羌上船回大越的日子是三月十一，之前赵亨已派了人去通知大越那边。船上都是长昭的人马，名义和事实上都是护送，但是监视的意味却也不少。

话说，这要是长昭中途忽然觉得不划算，掉转船头向回走这要怎么办啊？

草根小民海棠忧心忡忡，萧羌却全不在意。

当赵亨礼貌地关上舱门退出去的时候，萧羌随意地坐在榻上，一双春风桃花眼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轻轻拍了几下掌。海棠一愣，悄无声息之间，数道身影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般出现在两人面前，奉给萧羌一些东西之后，看都没看海棠一眼，就如同来时一般诡秘地消失了。

萧羌一边顺着头上玉冠垂下的丝带一边微笑，“朕说过，只要有人找到朕，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海棠立刻就……悟了。

这就是谍报组织的功用了，怪不得他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不过稍微转了转念头，可以把暗桩谍报布置到敌国核心之中，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这样的萧羌让海棠不由得出了一身薄薄的冷汗。

好吧，这男人就和他的名字一样，果然是属“小强”的不死系啊，她在这刻坚决地相信，这男人绝对有能力在世界毁灭了之后继续活到海枯石烂直到下一次文明。

前线情报、各方状况，消息源源不断地流向萧羌。

三月初十当日，萧逐已破雍城，青龙舰败退。

三月十一，萧逐率雷神军与青龙舰接战，青龙舰登陆，被萧逐的风神军几乎全歼，残部正护送沉烈向国都仓皇逃窜。

三月十二，沉冰部队和沉烈会合，与风神军接战，小败。同日，雷神军并部分龙神军，取下定州主城。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萧羌沉吟了一下，总觉得沉冰就这样和沉烈会合了有点不对。

这种情况下，沉烈本来就是重伤，身边兵力又几乎消耗殆尽，根本无力反抗，沉冰居然就放过他了？

萧羌推敲再三，却只能沉吟良久，不能得出结论。

三月十二日午后，从大越的方向有快船下来，带队的是萧逐的星卫之首天枢，这位星卫之首一看确实安全无误地迎到了萧羌，就奉行日月星三卫一贯的风格，消失不见，整个大越这边的事务就交给了带队的副将。

萧羌本意是就这样跟着大越的船队走了算了，赵亭却坚持现在还在长昭境内，至少要护送到他们离开长昭才可以。

很清楚赵亭在某些方面异常的固执，萧羌也没说什么，依旧和赵亭待在长昭的船上，只不过换了一半大越的侍卫而已。

这一番折腾，等安静下来已到了傍晚时分。海棠吃完晚饭，信步走到了甲板上，看远处苍茫水天一色，隐约有点山的影子缓缓从两岸倒退而去。

她吃饭的时候听赵亭说了，明天中午时分就会离开长昭国境，进入沉国国境的范围，现在是逆风而行，一旦离开了长昭，就要一瞬不停地航行上四五天，才到了大越的国境，所以早上要在长昭最后一个港口补充给养。

海棠下意识地拍了拍手下的栏杆，心里叹息：这一切总算要结束了。

很可能，这也是她未来的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河上，眺望夕阳。

之后，她就要继续回到后宫，过那现在明显已经宅不起的日子了啊。

想到这里，心里滑过一丝惆怅，她拢了拢鬓边飞乱的头发，略微发了一会儿愣。直到听到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才回过神来。

转过头去，她看到花竹意蹲在船尾正鼓捣什么，很开心地朝她招手，让她过去看。

八成是又种出什么了，海棠袖子一挽，冲了过去。看到花竹意握着一根木头，上面潮湿发霉的那一面长了四五株白白嫩嫩的蘑菇。

“你看，笑儿，长蘑菇了。”

“好吧，这证明这船上够潮。”蹲在地上研究了半天，确认可以食用之后，海棠严肃地下了结论。

“很好玩呢，我今天下去搬箱子的时候发现的。”花竹意左右扒拉扒拉蘑菇，摇摇头，“可惜不够多，不然明天就能多盘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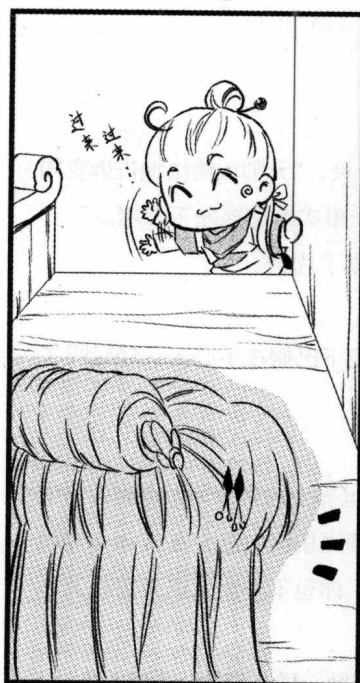
她盯着花竹意伸过来的手，上面有好大一道擦伤，“你受伤了，不包扎吗？”

“哎呀，经常的事情嘛。天天干活的人，哪里有那么娇贵，这样的小伤就去包扎的？”花竹意笑着说了一句，把长了蘑菇的木头朝旁边一丢，大字型铺开在了甲板上，一双深灰色的眼睛凝视向已经渐渐有了星子的天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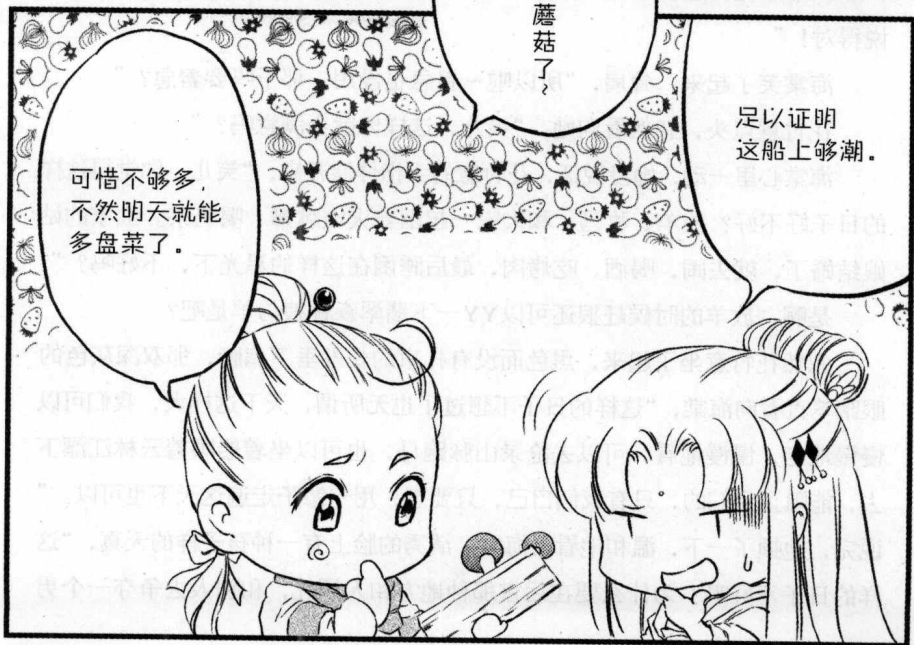
忽然觉得像他这样趴在甲板上的姿势一定非常舒服，海棠叹气，扯住裙摆，坐在了他身边，戳戳他，“你是阿忽雪公主的表弟啊，也需要每天工作？”她是真的很好奇。这就是所谓国情不同吗？

“长昭没有吃闲饭的人，我不是文官也不是武官，谁也没义务白养着我对不对？我自然要工作了。”他看了眼身旁睁大眼睛看他的海棠，咧嘴笑了起来，“别看我，在长昭谁都一样的。阿忽雪公主没有执掌朝政之前，也是每天要去挤羊奶的。”

他忽然张开双手，朝着海棠晃了晃，海棠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手掌上全是老茧，粗糙非常。接着，他把双手扬向天空，仿佛要拥抱空中的星星一般的姿态，“笑儿，你中毒了对不对？”



你看笑儿，长蘑菇了？



可惜不够多，
不然明天就能
多盘菜了。

足以证明
这船上够潮。

“啊，你也知道？”

“元帅告诉我的。”花竹意侧头，朝她咧嘴一笑，“元帅很愉快地告诉我知道的时候，非常明确地希望我尽可能地利用这个事实给德熙陛下添堵。”

“……”这群男人到底都几岁了……海棠沉默了片刻。

“能解吗？”

“不知道，不过看起来似乎很麻烦。”海棠把下巴搁在手心上，轻轻叹了口气。

“……你不着急？”

“着急有用吗？”坦然地回看，“人嘛，在这世界上总是有他做得到的事情和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在自己专精的领域相信自己，在其他入专精的领域相信自己识别高手的眼光就好了。我说，你也不会要求识千里马的伯乐跑得和千里马一样快吧？”

“……”花竹意看了她片刻，像是第一次认识她一样，忽然一击掌，“……说得对！”

海棠笑了起来，耸肩，“所以啦～着急也没用，那干吗要着急？”

花竹意点头，忽然看向她，“笑儿，这样你就会满意吗？”

海棠心里一动，她没说话，花竹意的手指伸展开来，“笑儿，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好不好？放羊、牧马，和大家一起围着火堆跳舞、喝奶茶。谁家的姑娘结婚了，就去闹，喝酒、吃烤肉，最后睡倒在这样的星光下，不好吗？”

是啊，放羊的时候赶狼还可以YY一下翡翠森林狼与羊是吧？

忽然花竹意坐了起来，黑色而没有扎束的长发垂下肩膀，那双深灰色的眼睛笔直看向海棠，“这样的日子不想过了也无所谓，天下这样大，我们可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可以去沧录山脉跑马，也可以坐着船顺着云林江漂下去，能阻止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要想，用一辈子走遍这天下也可以。”说完，他顿了一下，温和地看着海棠，清秀的脸上有一种孩子样的天真，“这样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要在后宫那种地方和人倾轧，和别人去争夺一个男

人，被人憎恨然后又去憎恨别人呢？笑儿，你不适合那样的生活，你其实可以有别的人生。真的，我是说真的，笑儿，即便不嫁给我也没关系，但是你想，现在这样的生活，你真的想要吗？”

我可以回答一开始入错行了么……海棠囧了一下，却说不出话来。

看着青年笔直凝视她的眼神，她忽然苦笑，然后转过头去。

天知道，跟在萧羌面前狗咬骨头一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胡搅蛮缠式求婚相比，此刻以非常认真的眼神凝视她的花竹意，其实才是最难应付的。

因为，那是太过认真和单纯的眼神。

“晚了……”她低低地说了一句，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

说出这话，海棠自己却茫然了。

晚了，晚了什么？是晚了自己现在被下毒的状况，还是晚了和花竹意相遇？

心里不是不心动，但是在心动之余，又乱成了一团，堵得厉害，就仿佛一个人站在并不深的水里，寒冷浸透身体，虽不至危及生命，却放眼四望没有一处可前进的方向一般。

花竹意没有立刻要她回答的意思，他只是定定地看她，看得海棠几乎慌乱起来。

就在她觉得自己会立刻夺路而逃的时候，从船头的方向传来了侍卫的声音：“杜贵人，陛下在找您。”

海棠几乎觉得自己遇到了救星，她快速地答了一句：“我这就过去。”起身就要走，却不慎绊到了自己的裙子。忽然被花竹意扶住，她仓促道谢，却被那个坐在地上的青年男子握住了手腕。

清秀却也平淡无奇的脸孔上，一双特别灵动漂亮的淡灰色眼睛笔直地从下而上地凝视着海棠，抓住她手腕的花竹意一字一板地道：“笑儿，自由这种东西，你需要，然后，你值得。”

说完，他松了手，海棠定定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落荒而逃。

她身后，花竹意摇摇头，身子向后砰的一倒，摊成大字型，仰望着一轮明月渐上中天。

“老实说，杜笑儿和十九公子站在一起，可比和你站在一起相称多了。”当花竹意劝诱海棠计划进行中的时候，赵亨和萧羌从船舱里出来透气，正看到两个人一坐一卧的样子，赵亨的评价如上。

站在他轮椅背后，萧羌只向那边看了一眼，唇角勾起了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并不说话。

赵亨还要说什么，却咳嗽得弯下腰去，萧羌赶紧为他顺背。他咳了一会儿，哆嗦着手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瓶，把里面漆黑的药丸倒了一把在掌心，仰头全吃了下去，手掌顺着胸口，从裘皮里露出来的一截颈项有一种苍白的无机感。过了半晌，他才微喘着开口：“这几天我观察过了，这姑娘确实中毒了，而且只怕还毒得不轻，老实说，即便给了她‘少司命’，也不能保证她到底能活多久。”说完这句，他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萧羌，后者却只是回了他一个云淡风轻的微笑。

“笑儿知道她身上的毒的事情，她说了，她不怪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萧羌的微笑里有一丝极古怪的酸涩，自然没有逃过赵亨的眼去，他冷笑。

“萧羌，自作孽，不可活。”

听了这句似曾相识的话，大越的皇帝愣了一下，却又立刻笑起来，“朕一生作孽不止这一样，即便死了之后有人要算账，笑儿这点事情大概还排不上。”

“……你早晚要下地狱的。”

听到这句话，萧羌乐不可支起来，他负手而立，雪白广袖在夜色里蔓延飘动，衬着头上玉冠缓带，真个清雅如谪仙一般，仿佛随时都会飞升而去。然后，这样的一个人，用非常温柔的语调轻轻说道：“我以为，我早已身无间地狱。”

有那么一瞬间，就连赵亭也说不出话来。

萧羌若无其事地轻笑一声，吩咐侍从去唤海棠。过了片刻，他就看到海棠提起裙子向这边跑来，中途还笨手笨脚的和一个侍从撞成一团。海棠身弱体轻，被侍从撞翻，侍从又是扶她起来又是请罪，忙活了好一会儿。

真是笨手笨脚呢，萧羌的唇边不禁泛出了一点宠溺的微笑。

等她到了近前，他伸手把她虚虚揽在了怀里，摸摸她的头发，低低说了一句：“要小心些。”

海棠点点头，赵亭礼貌地向她一颌首，转动轮椅，向船尾而去。

萧羌体贴地站在风口，替她挡去了夜风，问道：“这几天在船上闷坏了吧，过几天就好了，回去就什么都好了。”

海棠闷闷地点点头，她小心地问了一句：“陛下……”

“嗯？”敏锐地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一点请求的味道，萧羌不知怎的，心情大好，顺着她乌黑的头发，等她说话。

从他怀里仰起头，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海棠幽幽地问：“明天……船靠岸了之后，我想下去逛逛，不知道行不行？”

萧羌想了想，点点头，“朕有伤在身，大概陪不了你，带上侍卫就成，如何？”

海棠想不到萧羌这么好说话，准备的一箩筐请求的话全都用不上，眨着眼睛多少有些傻在那里。看她这个样子，萧羌心情越发得好，他微微弯身，让自己和她平视，额头抵着额头，“既然很开心，那卿要怎么谢朕？”

以、以身相许吗？脑袋里一下就跳到了20世纪80年代武侠剧的段子，海棠紧张起来，萧羌却埋首在她颈窝里笑了起来。

片刻，他的声音幽幽地缭绕上她的耳朵，带着他身上特有的木叶香气，“海棠，告诉朕，你原谅朕了，好吗？”

她上次说过了好不好啊老大？海棠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但是俗话说：开工资的老板最大，老板让你每天早上唱三十遍“天下你最帅”你也得唱不

是？于是宅女同学顺水推舟，“我和陛下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海棠，朕想听你说。”听到她的回答，男人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低低地说。

这、这、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撒娇不成？

海棠忽然有了一种自己养的大狗要求亲亲抱抱摸摸顺毛的感动，于是，她侧头，靠近此时保持大狗态的皇帝陛下，低低地说：“我原谅您。”

然后下一秒，她被男人推开，在推的这个过程中，男人似乎犹豫了一下，手势微动，稍微拉回一点，最后却还是轻轻推开。

人体骤然分离所带来的寒冷侵入了她的身体，她打了个哆嗦，不知所以然地看着萧羌，心里低骂了一声：靠，这是怎么了，狂犬病发作吗？把她摔进江里他捞啊？

萧羌用一种很古怪的神情看她，看了半晌，语气和神态都回复了正常，“……天色不早了，卿下去休息吧。”

觉得他现在的样子有点儿怪怪的，海棠看了看他，悻悻地离开。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萧羌忽然笑了起来。

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地笑着，直到笑弯了腰，漆黑的头发从肩上滑落下来，披了满肩，他才喃喃地说道：“自作孽……不可活啊……”

揣着一肚子不明白，海棠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在进门的一刹那，脸上的一切欢喜表情都没了，海棠锁好门，关好窗户，点起蜡烛，确定了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之后，极度小心地从宽大的袖袋里拿出了一张菲薄的纸条。对着烛光，她一字一字，把纸条上的字重新看了个清清楚楚。

上面一笔极其娟秀的楷体墨书，只有这样几个字：明日长昭码头待杜卿。署名只有一个字：冰。

这是她和那个侍卫撞到一起的时候，那个侍卫偷偷塞到她手里的。那个

侍卫当时那一番慌乱却全是装出来的，只是为了让她看到纸条上的字迹。

她所认识的，名字里带一个“冰”字的人，只有沉冰。

沉冰约她明天见面，而且一副笃定她一定会去的样子。

实话实说，她非常好奇沉冰和杜笑儿之间的关系。

就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她觉得她所依附的这具身体，虽然不够资格和姐己那种档次的妖孽比，但是努努力，冯小怜那种级别的祸水还是有指望的——单指祸害程度。

杜笑儿的身体有太多的谜了，而沉冰就是这些谜里面最明显的线索之一。

话说，没有那么干脆地答应花竹意一起奔向自由，除了实在是相处不深，不知底细之外，这也是其中一个理由。关于这具身体的谜一日不解开，恐怕她就一日和自由无缘。

沉冰可以为了她甘冒大险潜入大越宫廷，那么一旦她离开了萧羌的庇护，被他纠缠上简直就是一定的。而到那时，她算什么，怎么和一国的亲王对抗？

而且……现在在她周围的人里，善意、恶意都还无法揣测的实在是不少，比如史飘零。

虽然多次帮助了她，但是海棠并不认为史飘零对她怀有任何善意。

从史飘零对她的态度里，她察觉到了微妙的负面情绪。

那样武功高强、神秘莫测的人物，她可不认为自己对付得了。

综上所述，其实她现在留在萧羌身边，才是最安全的——这还真是让人欲哭无泪的结论啊……

又仔细看了一遍字条，海棠把它放到蜡烛上烧掉。烛火一个明灭，映得她白皙的面孔一阵暗影摇曳。

她想要尽可能地知道自己附体的这具身体上到底有什么秘密，所以她明天不得不去见沉冰。

深吸一口气，把灰烬收拾起来，她打开舷窗，向外扬去，忽然愣住，看着窗外那个淡青色的身影。

脸上覆着一张没有五官的面具，身上是一色淡青长衫，那个站在她的舷窗外，身上和头发上落上纸灰正安静看她的人，正是只在交接的时候出现过一次，之后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星卫之首天枢。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窗外？

看着那张在夜色里极其具有鬼片效果的平板面具，海棠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寒意。

虽然看不到天枢的五官，但是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对方正以非常冰冷的眼神凝视她。

刚才窗户确实没开，天枢不可能知道那张纸条的事情的。海棠心里冷了一下，提起勇气，正要说话，眼前青影一闪，天枢已经消失不见。

从打开窗户到天枢消失，不过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对方没有一个动作，也没有说一个字，但是，海棠却清楚地知道，自己被警告了。

天枢在非常明确地警告她，不要去赴明天的约会。

靠，老娘还非去不可了！越是困难越要去，顶风作案是同人女的美德！

在心里翻腾了一下，海棠把窗户用力关牢，上床！睡觉！

不管沉冰、天枢，还是萧羌、史飘零，爱谁谁去！

就在她已经滚上床的时候，忽然听到了细微的开门声。她向门口的方向看去，月光下一道男子清雅的身影被拖得长长的，玉冠白衣，广袖缓带。正是大越的皇帝。

他掩上房门，无声走来。

呀，现在已经是三更时分了，萧羌从来自律，受伤之后更是日日早睡，怎么今日这么晚了还来找她？唔，这算不算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海棠做好应战准备，微微在榻上侧了侧身，让自己的姿势更方便活动一些，却在男人靠近自己的时候，感觉到了一丝诡秘的不对劲。